

文 學 小 叢 刊

歸 來

許 幸 之



文 化 生 活 社 出 版

文學小叢刊第二集

歸來

許幸之

目錄

鹿的父親·····	一
奈良之夜·····	八
漁村·····	二五
歸來·····	三二
聖誕樹下·····	四六

485271

鹿的父親

我們的旅行隊剛走下奈良車站，就被當地的小販們重重地包圍了。他們手上捧着各種土產和風景畫片來爭售；在那些風景畫片上，最先引起人注意的，便是奈良的森林和羣鹿。接着在街道兩旁的店舖裏，幾乎每家都在賣着鹿角，和鹿角製成的各種玩具。等到我們的旅行隊走進奈良山下，又看見大批的鹿羣從遠處走來，鹿羣走進人羣，然後把我們引導着走進山林去。

清晨的陽光，由高聳着的樹縫間斜射進來，鹿羣從斜射下的陽光中一隊一隊地走過。鹿羣把我們引進山林的深處，把我們引到嫩黃色的草坪上；然後，他們搖着



耳朵，低下頭，屈下兩足，擺着短小的尾巴，像小孩子一樣地在草坪上翻着筋斗，並且做出各式各樣的把戲，意思是要求過路的遊人，給與牠們一些麵包和大餅。

奈良的居民告訴我們，這些鹿都是所謂「神鹿」，有一萬八千多頭，據說這是從前仁德天皇放生在此地的，最初不過三五百頭，後來因為牠們一代一代地繁殖不窮，所以到現在有了這樣許多。並且，這些神鹿都有他們國家的俸養，就像從前的俄皇麥養那些哥薩克的騎兵一樣，自小就給與牠們一份糧草，雖然日本還有上千上萬沒有飯喫的人，但是神鹿總不會餓死一條的。而且這些神鹿的生命，都有牠們法律的保障，如果有人殺害了鹿的子孫，就和得罪了皇親國戚一般地，須受國家公法的制裁。

因此，奈良的居民們祇可享受天然的產物，每逢秋冬之季，是神鹿脫角的時候，那時，居民們循着古例的到森林中去尋取鹿毛和鹿角，把來做成酒杯，茶瓶，煙斗，角篋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玩具，作為維持他們生活的保障。因為這樣，奈良的居民們以

爲享受這些天然的產物，是天所賜與，他們的日常生活都要依賴這些皇儲的鹿羣，於是便尊稱這些羣鹿爲「神鹿」了。

可是，當我們散隊各歸旅舍的時候，落日已經向西方傾斜了。溫和的三月的夕陽，照在半山之間和樹林的頂上。我獨自走向歸途中，好像聽到吹喇叭的聲音，同時又看見各方面的鹿羣，統統越過山巔，穿過森林，甚至於拋棄了人們所給與的食糧，急速而飛奔地向那喇叭聲音的方向馳走。

這時候，我的心情彷彿也被那喇叭的聲音震動了，於是也追隨着鹿羣向喇叭的聲音前進。在山林中約莫走了一里路的路程，看見四方八面的鹿羣不斷地像流水似的流來，並且喇叭的聲音越聽越清晰了。我便攀上樹椽遠望遠方，看見遠遠地山谷間一塊很大的岩石上，立着一位白鬚的老人。我又跳下樹椽，慢慢地走近老人的身邊，但他並沒有關心。他穿着青色的短衣，束着腰帶，腳上套着已經破舊的皮靴，頭上戴着一頂斗笠，不時地舉起那扎着紅布的黄銅的喇叭向山頂，水邊，森林間招

喚他的鹿羣。夕陽反照着他的紅色的面顏，他比松柏還要健康。這時候，我才漸漸地明白，奈良的居民們常常談到那「鹿的父親」的，大概就是這健康的老人吧？

攪着我又注意到老人立着的大岩石的後邊，有一方用石牆圍繞着的很大很大的園圍，園圍的前方有用粗木製成的柵欄，柵欄的門扉緊緊地關閉着。同時在那園圍的短牆裏面，隱約地我們可以看見無數計的麥餅攤放在地上，因此，我更進一步地明白，這大概就是鹿的住屋了。幾萬頭的鹿像螞蟻一般地麇集在園圍的周圍，有些立在岩石上，有些伏在草坪上，有些排立成隊伍似的，和順而馴服地在等待着牠們父親的命令。

喇叭的音響漸漸在空谷間消沉了，夕陽將幾萬頭鹿的長影投射在地上。老人緩慢地走下岩石，擠進羣鹿之前，用鑰匙把木柵欄開了，鹿羣就像潮水一般地湧進去，經過了二十分鐘的光景，所有的鹿羣完全被關閉在園圍裏了。老人依舊鎖上園門，提着喇叭，蹣跚地走上自己的歸路，在他的身後，拖着衰老而寂寞的長影。

我和白癡似地也追隨着老人走向歸路，在歸途中我和他開始攀談了：

「請問你老人家，」我說，「這許多鹿統統都是你一個人看管嗎？」

「是啊，統統是我一個人看管。」他很和善地反問我，「你不是本地人吧？」

「我是從東京來的，跟着學校的旅行隊一齊來玩的。」「那麼，打算幾時回去呢？你的家鄉就在東京嗎？」

「不，我的家鄉不在東京，我是中國人。」

「哦，你是中國人嗎？你的口音一點也不像。」老人帶着驚異的神情，「中國好得很，爲什麼要到日本來念書呢？」

「到這裏來可以多見識一些東西，譬如像奈良這些鹿，在中國就看不到，何況像你老人家這樣的有趣的生活，我還是第一次看見呢。」

「哈哈，」老人帶着冷靜的笑聲，「在你看來也許很有趣，可是在我，却巴不得早些死掉呢。」

「爲什麼你要說這樣傷心的話呢，老人家？」

「年青的人，對你說吧，我雖看管了這許多年的鹿，其實，我自己比鹿還不如。公家除了同鹿一樣地供給給我一些住食之外，一個工錢也不給，要看春夏兩季，山上寺院裏的香火旺盛，從香客們丟下的香錢分點兒給我；到了秋冬二季，遊人很少，那就一點也分不着了。年青的人，神鹿還有遊人給牠們野食喫，可是，我除了一天兩餐之外，只有吃太陽了。」

「那麼，你的孩子總可以津貼津貼你吧？」

「孩子嗎？他們的白骨老早化成灰了。」老人帶着沉痛的口音，「從前，我的孩子不和你一樣地年青，不和你一樣地在東京念書的嗎？可是，日俄戰爭開始了，把他的性命送在戰場上，接着，他的母親也爲了悲痛她的孩子死掉。天皇的恩典賜下的撫卹金，只夠他們母子兩個的火葬。因爲這樣，我才流落到這兒來看管神鹿的。不怕你笑，現在就像個叫化子。唉，戰爭，你說不是人吃人的玩意嗎？」

「老人家，還是不要思念你的孩子吧，那些可愛的鹿，不和你養的孩子一樣嗎？」

「呀，年青的人，你真不知道我的責任哪！早上天明就得放牠們出來，晚上還要做好食料攔在園子裏。如果不見掉一頭，我得找遍了山和樹林，有一頭鹿死了，我得呈報官廳，如果那是被人殺害了的話，就不得不請我坐牢了。地方上的人尋我開心，喊我做『鹿的父親』，其實，我不過是牠們的奴隸罷了。」

我和老人一路談話一路前進，老人拖出他用鹿角做成的煙斗，從白鬚間噴出一陣陣的青煙。無數的昏鴉在樹頭上飛旋，夕陽向西方的山谷間沉落了，只有對面的山頂上還殘留着一些紅色的陽光。暮靄瀰漫了山野，歸途中已經看不見鹿的影子，只有森林，山谷，和兩個異鄉人的談話，那就是我陪伴着『鹿的父親』。

奈良之夜

山影如同日本的畫屏一樣，圍繞着奈良的深夜。那洋溢着月色的森林的小溪邊，「鹿的父親」像石彫一樣地坐在河邊的一塊巖石上，嘴裏含着鹿角製成的烟斗，口口吐着清烟。在朦朧的半弦月的月光下，我看不清他的面影，祇看見他的頰光的頭頂上，閃耀着半圓的光亮，和那像銀絲一般地白鬚間，噴着青烟，青烟被河邊的晚風吹散後，就彷彿吹走了他的白鬚一樣。

對於這位健康有如松柏的「鹿的父親」，雖在奈良匆匆幾日的旅程中，却留下我一生也不能忘記的印象。他現在還是健在，或是已經死亡，我是無從打聽，然而，

他的舉動，他的容貌，他那富有哲理的談吐，和那經過多少滄桑的嘆息，雖相隔已經十多年，可是，我連一絲也不會忘記地記在心上。

在他的背後，半弦月用憂鬱的眼睛靜視着，小河的流水在潺湲地靜聽着，森林也像洶湧的海潮在夜嘯。山寺裏送出一陣陣地鐘聲，時時在震盪着夜的寂寞，有時也會使小河的流水盪起波紋，青烟和鐘聲同樣在空中四散的時候，老人便展開了他的話匣了：

「也許這鐘聲會使你感動得流淚吧了，年青的人！可是，這鐘聲是感動不了奈良的居民。奈良的居民們終日爲生活煩忙着，不是嗎？他們爲了吃飯，工作把整天的時間佔據了，那裏還有閒暇來敬神呢？談起神，我活到七十三歲，耳朵裏不知聽了多少，眼睛却一次也沒有看見過。多少年來，我親眼看見千千萬萬的瘋子去拜佛求神，菩薩究竟爲他們造福了沒有咧？結局，我眼看他們一天比一天更窮，有些人簡直連我都不如。人窮雖不應該詛咒神，然而，除了自己用勞力得來的一份食糧之外，菩

薩連什麼也沒有給我們一點！年青的人！你與其信神，不如相信你自己，那些拿寺院當他們的別墅的和尚，也不過是用菩薩來騙些飯吃罷了。這在你們中國不知道怎麼樣？我想無論在那一個國家也都是這樣吧？真的，宗教倒救活了許許多多的餓鬼呢。」

他把烟斗在石頭上敲擊了幾下，那殘餘的星火便很快地流進河水裏去。除了稀疏的山寺的鐘聲，夜的森林是靜穆的，間或從很遠閃着燈火的人家，傳來一些微弱的弦琴的音浪。然而這音浪不久就消沉了。他又從新裝滿烟斗，火柴在黑暗中閃出微光，剎那間又被黑暗吞滅了。這時候，忽然從水邊吹來一陣櫻花的清香，因為是仲春三月的季節，櫻花正填滿了奈良的森林和山谷。於是老者又轉換了他談話的資料：

「在你們中國可有櫻花嗎？在櫻花時節可有日本的男女這樣發狂嗎？年青的人！你來到這裏好幾天啦？可曾遇見過奈良的女子嗎？你可要小心點，她們很多像熱

帶的毒蛇哪」

「正是的，老人家！我今天從櫻花林中走過，看見許許多多的男女，都喝得泥醉的在櫻樹下調情唱歌哩。」

「是嘍！」老人搶着說，「奈良的女子是壓不住她們的情慾的，平時雖被禮教和習慣壓制着，但一到了春天，雖是良家女子也會在櫻花樹下忘形呢。」

「可是，我還是生平第一次碰見呢，老人家！在散滿了脂粉與酒氣的櫻樹林裏，沿路却遇到喝得泥醺爛醉的男女，拉住我說了不少的醉話，都給我一個個對付過去了。最後一次，老人家却又被三個女子包圍住了，她們兩個人手上端着酒杯，一個人手裏彈着弦琴，瘋狂似地笑着說：『旦那！旦那！（日本婦女對一般男子的稱呼）旦那！青春就像櫻花那樣一會兒就散落了，旦那！吃一杯酒吧！』」

「我說，『我不會吃酒的，奧樣！（日本男子對婦人的稱呼）謝謝你啊！』」

「『傻瓜！』她把酒杯遞進我的嘴，『世間那有男子不喝酒？』」

「『哈哈，不錯哪！』另一個女子接着說，『世間那有女子不嫁人？』」

「『哦，哈哈……』那彈着琴的女子唱道：『世間那有青年男女不懷春？』」

「老人家！結果我喝乾了那杯酒，才突破了這個重圍，可是，我的心也好像被那杯酒燃燒起來了。」

「總算好啦；年青的人，你還沒有被毒蛇咬着一口咧，等我來告訴你一樁故事吧！」

青烟很濃厚地從他那銀絲般的白鬚中噴出來，不等牠在空中繚繞時，就被河邊的晚風吹散了。

「這是你知道的，年青的人！我們奈良的各業一到了冬季就完全停頓了，大家圍聚着草坪晒太陽的時候，就各人談起他們所遭遇的故事了。這段事情是從一個女子的嘴裏親自說出來的，也是你們中國留學生在奈良下的趣史吧！」

「她，這女孩子的名字叫櫻田杏子，她是我們奈良賣鹿角女子中最美麗而又

最風騷的一個。真的，那些年輕的男子不知被她迷醉了多少，甚至還有爲她出家去做和尚的。尤其到奈良來旅行的那些旅客們，如果一遇到她，就彷彿遇到了葛蘿藤一樣地被纏住了脚跟。如果你是長得很漂亮的男子，她絕不肯輕輕地放你過去的。如同一條餓狼，不肯輕意放棄一塊兔肉一樣。

「並且，她做生意有她的法門，她絕不走到人多熱鬧的地方去，她總是在森林或水邊逗留着，在前年春天，一個黃昏的時分，她在街旁的那個池邊上遇到一個年青的大學生，她用那像唱歌一樣地聲調喊着：『旦那！你可要買吧？鹿角，萬年筆，鹿角烟盒，鹿角 Pipe，真便宜哪！旦那！』」

「那個青年人，就這樣被她的音調迷住了，他聽到她的聲調，比聽什麼音樂還受感動，等他再回頭看見她那媚人的眼睛的時候，他好像遇到了狐精，他的靈魂就從此失掉了。他回答她說：『不要啊，大姐，我已經買了。』」

「她更展開了她的笑容，格外湊近那個青年：『再買一些回去送送人吧，旦那！』」

我的東西又便宜又好，而且有香氣。」

「他帶着玩笑地向她：『你可是不要錢嗎？大姐！』」

「『就送給你也不要緊啊，旦那！』」

「『那怎麼敢當呢！我們也沒有交情。』」

「『誰說我們沒有交情呢？旦那！』她又使了一個媚眼說，『你要什麼就拿去得啦！等你回東京去的時候再把錢寄來也不晚呀，我叫櫻田杏子，隨便那個都知道的，信寄到奈良的郵政局我就可以收到了。』」

「『唔，買東西還用通信的方法？你肯相信我嗎？』」

「『我相信你的，旦那！我相信你的心！』」

「『難道你看到過我的心了嗎？大姐！』」

「『可不是，你的心一定和你的面孔長得一樣好看呢！』她害羞得轉過面孔去。」

「『這樣。我倒不好意思不買你的東西啦！』」

「隨你的便吧，旦那！買不買錢在你的袋裏。」

「好。讓我來挑幾件吧！」

「希望你多買一些，做我的一個大顧主吧！」

「那麼，你有什麼報酬呢？」

「自然有哪，旦那！」

「她又用那媚眼瞧一瞧他，過後，『今晚，在東大寺的山坡下等我吧！』」

「她說過這句話，就從水邊的深巷裏退走了，年青的人！奈良的女子就是這樣狡猾的。要知道，奈良的月亮，常常含着奈良市民的幽怨，和熱情的少女們的幽怨的。當月色透進森林的時候，那些遊人和羣鹿都睡熟了。這個青年人，他被情慾衝動着，一個人在黑夜的森林中徬徨，就像狩獵的人，在悄悄地搜索他的食物一樣。等他看見那白石砌成的東大寺的山坡上，立着一個像雕刻一樣的女人的影子，那女子便輕聲地呼喚他：『旦那！旦那！我等你好久哪！』」

「『哦，真對不起，我實在不認識路啊！』」

「在月下，他們手牽住手地走着，森林彷彿替他們放着步哨，月光不斷地在他們頭上流過。」

「『旦那！你告訴我，你願不願和我這樣的女子來往啊！』」

「『你爲什麼說這句話呢？大姐！這是各人的職業啊。』」

「『我問你，旦那！你可喜歡奈良嗎？』」

「『喜歡極了。』」

「『那麼，你喜歡奈良什麼呢？』」

「『唔，我喜歡奈良的山水。』」

「『你還喜歡什麼？』」

「『我喜奈良的鹿和森林。』」

「『還有呢？』」

「我還喜歡奈良的櫻花。」

「這是人人所喜歡的，旦那，你說，除了這些之外你最喜歡什麼？」

「我是喜歡，長得像櫻花那樣美麗的奈良的女子。」

「哼，奈良的女子都是鄉下人。」

「我就喜歡鄉下人。」

「哼，鄉下人懂得什麼呢？」

「我只覺得賣鹿角的女子最多情。」

「旦那，你說的是那一個呀？」

「當然是我們的杏子姑娘哪！」

「於是她就抱住那個青年狂吻了。那時候，據她說，他們也是坐在這個小河旁邊，也在朦朧的月光下，小河中也照樣地反映着山影，星和半弦月的倒影。他們也許就坐在這塊石頭上吧？總之，他們是緊緊地倚靠着。」

「她又帶着哀怨的聲調問：『旦那！你真的愛我嗎？』」

「『真的啊，大姐！』」

「『那麼，你爲什麼愛我這樣的鄉下女子呢？』」

「『正因爲你是鄉下人，所以我才愛你的，就如人們喜歡野外的玫瑰花一樣。』」

「『哼！旦那！你可知道野玫瑰是很多刺的哩。』」

「『是喲，我就喜歡多刺的瑰玫。』」

「『那麼牠會刺你的手？』」

「『我要牠！』」

「『牠會刺你的心？』」

「『我愛牠！』」

「『旦那，親愛的，你熱烈地吻我吧……』」

「那時候，她說，也許貓頭鳥在森林裏嘲笑着他們，甚至於青蛙在水裏也咕咕

地議論他們，可是，他們是顧不了那些監視的。

「你，旦那！你能在此地住多久啊？」

「只要你愛我，我就可以長住在這裏守住你。」

「那不是要害了你不能讀書了嗎？我不願意。」

「如果我馬上回東京，或是去別個地方呢？」

「你難道還要去找野玫瑰嗎旦那！」

「野玫瑰雖多，也不見得每個都像你這般美麗吧？」

「我可不相信，男子還不是到處尋野花。」

「那不見得吧，男子也有爲了女人出了家。」

「哼，天底下有幾個大傻瓜？我問你，旦那！你可有愛人嗎？」

「沒有。」

「我不相信，你可有妻子嗎？」

「『也沒有。』

「『哼，像你這樣漂亮的人，難道沒有人愛過你嗎？』

「『真的沒有。』

「『那麼，旦那；如果我嫁給你……』

「『你是真心嗎？我可不敢相信。』

「『爲什麼不是真心呢？因爲我對於我的職業已經厭煩了。』

「『你家裏還有些什麼人呢？』

「『還有爸爸媽媽！』

「『那麼，你離開你的爸爸和媽媽可以嗎？』

「『離開爸爸和媽媽？』

「『是的。』

「『離開他們到那兒去？』

「同我一塊兒到很遠的遠方去。」

「同你一塊兒到很遠的地方到什麼地方去？」

「回到我的故鄉去。」

「那麼你的故鄉在那裏啊？」

「在太平洋的那邊。」

「是南洋嗎？」

「不是的。」

「是印度嗎？」

「不是的。」

「是菲列賓嗎？」

「也不是。」

「是支那嗎？」

「『是的。』」

「『哦呀，你是支那人嗎？』」

「『是啊，我是……』」

「『你是支那人，哈哈……走開吧！支那人哈哈……支那人……支那人……』」

那人……哈哈……支那人……！

「她立刻撒開他的手，仰頭狂笑地向黑暗地森林裏逃跑了。可是那青年人還

一聲聲地呼喚她：『杏子呀……杏子……杏子……』」

「她告訴我，她沒有回答他，她只是哈哈大笑地走開了。她說，她一直走到很遠的時候，還聽見那個支那人的呼喚聲。」

「年輕的人，奈良的女子就是這樣毒辣的，你可以明白了，她們知道你是中國人，不但不會對你敬酒，也許會用更難堪的話來侮辱你吧？所以我把她們比做熱帶的毒蛇。」

烟斗又在石頭上相擊的時候，「鹿的父親」就結束了他的談話，半弦月已經落下山腰，遠山的陰影格外深暗起來。那時候，遠遠又傳來敲更者的木鐸的聲音，抬頭遠看，那敲更者的燈火，在遠方的山谷間慢慢地移動着，跟着木鐸的反響，燈火從山谷間慢慢地移動到水邊，然後，就在水邊撐着木柱的圓形的小屋前停住了。等曠野中發出那木板門底吱呀的響聲，於是，那黑暗中唯一的燈火，就在暗夜裏消滅了。

「鹿的父親」特爲告訴我，那個更夫是一個好人，是一個很正直的勞働者，並且是他唯一的伴侶。他同他是同樣受着社會虐待的人，等奈良的居民深入睡鄉的時候，那更夫一個人正在工作着。正如同奈良的鹿統統安睡了的時候，「鹿的父親」還要看守他的鹿羣是一樣地辛苦。他並且說，在奈良，只有他們兩個人是孤獨的，沒有親族，沒有家庭和孩子，他們完全靠自己的勞働而生活。他說：國家待遇他比不上對待一頭鹿，所以，他也沒有那些可恨的國家思想。因此，無論看待那一國家的旅客，他却一樣地當自家人去看待他們，照顧他們，而且深深地警戒他們。這樣，在深夜的

水邊上，我和「鹿的父親」分手了，他向東，我向西地各自走向各人的歸路。於是我，「鹿的父親」半弦月，山谷和森林，小河與流水，都在那茫茫地闇夜中一齊消逝了。

一九三六，七一。

漁村

蘇州真是東方的最幽美的水鄉。

當我們的蓬船走過山塘的時候，我們可以看見兩岸的屋宇，都是用石基建築在水上；從石基縫中伸出層層的石坡，有許多婦女們在那兒洗浣衣紗。蓬船由穹窿形的橋洞中穿過竹竿碰在橋石上，發出寂寞的音響。兩岸間，那些複雜的角樓裏有時送出些歌女的歌聲，還有搭着路棚的酒肆間堆滿着酒罈，更令人憧憬着中世紀的威尼斯的往事。

蓬船穿過了密如蛛網的橋樑，便漸漸地離開城市了，經過十二里的水路，遠遠

地看見一叢樹林和村落，俯視着靜僻的湖面。村上立着許多農家的夫婦和孩子，都在舉手望我們的蓬船歡呼，船夫搖慢了他的櫓，把船靠緊了岸邊，放好跳板，並且跑來告訴我：

「先生，這就是漁村北莊基了。」

我們由村童的引導，得遊覽了這漁村的全部。全部的面積共有五十畝的陸地，其餘都是環繞着村莊的河流。全村共有三百另八家，連嬰兒在內共有一千五百多人口，並且各人都有着自己的職業。村上沒有警隊，但也不聽見有什麼恐怖的案件發生。因為村上的入口有限，所以各人的姓名和家族關係都互相熟識。雖然離開城市祇有十二里的路程，但是鄉民的風俗人情卻很簡樸，對岸有十數家村落互相凝視，兩岸的村民隔河可以談心。他們真和世外的桃源一般，過着那單純而原始的牧歌的生活。

雖然鄉下人總不免有些粗野，但他們卻受着良好的教育，村上的學者們給他們創辦了貧民夜校，通俗演講所，民衆閱報社，和民衆圖書館的設備，這是普及一般年長者的教育機關。此外，還有一個素樸的小學校，可以容納全村的兒童在那兒讀書，雖然房屋不很寬大，可是教師和學生都充滿着活潑的精神。一時上課鈴響了，小學生們都麤集在那較大的課堂裏，凝聽着那位先生教授「常識」。一位小學教師帶着滑稽的面孔顯出許多極淺近的問題，小學生們舉起他污穢的小手爭相答覆。有時一些白鬚齊胸的農父，攙着他們的孫兒走進小學校來，帶着他們和藹而健康的笑顏，和那年青的教師們攀談。學校成了他們的家庭，漁村是一個安靜的和平的世界。

在村裏，我們還看到農父們坐在茶館裏飲茶，談心，有的架着眼鏡在看城裏的報紙；據說，這簡陋的茶館，也就是全村村民的俱樂部。村婦們有些抱着孩子們倚在

門前，有些坐在樹蔭下刺繡或紡紗，常常聽到她們在閒談別村的趣事。當然我們穿過村巷的時候，鷄鴨和鵝羣往往從腳邊繞過，村犬並不咬人，耕牛伏在稻場上打盹。在稻場上我們還看見許多船底向天的漁船和漁網攤在陽光下曝露，因此我帶着好奇心地發問了：

「孩子，這些漁船都是村上居民的嗎？」

「是格，」那年輕的鄉導用蘇州的土白回答我，「這村上的人大半是靠養魚過活格。」

「難道一年四季都靠養魚過活嗎？」

「不，一年有三季打魚，冬季就可以馬馬虎虎過活了。」

原來捕魚的工作祇有從春暮到深秋，嚴冬和初春之間，因為小魚還沒有長大，不能捕捉，所以大家都在空閒着。有些年輕的人們，往往利用這個機會出外經商去，或是臨時出外幫工。一到了春夏之交，大家都回來，全村的漁夫便開始動員了。他們

爲了生活，早晨天明就下魚池，年輕的漁婦們爲了幫助他們丈夫的工作，不得不把孩子交給她們的翁姑，沒有翁姑的，便交給小犬爲他們看照，等到魚尾裝滿了漁船時，漁夫便把他們的妻子送回村上，然後滿載着船魚搖向城裏去。

直到傍晚或是明月初昇時，漁夫們搖着空船，沿路高談着市價，或是互唱着調情的山歌歸來，漁船停在燈火如螢的村前，漁夫們由船艙裏取出從城市裏沽來的老酒，扣好船索，緩步穿過村巷，走進矮小的瓦屋。有時妻子們立在門前鵠候着，接過丈夫的酒瓶，走進綠光如豆的火油燈前，漁夫在朦朧地飲着老酒，妻子立在桌邊剝着花生，聽他的丈夫高談着從城市聽來的閒事。

後來，鄉導又把我們引到村後名叫三角洲的湖面去遊覽，那兒和蛛網一般密的魚池，佈滿在三角湖的周圍。池邊插着無數的白楊，湖水被風吹起了微波，中午的太陽正射在那兒遠山之上。這時，我們又在湖岸的白楊叢中，發見了一所孤零無靠

的茅屋，茅屋的周遭長着深深的草，生滿了許多野花，湖水裏反射着茅屋的倒影，但是那茅屋的門是靜靜地鎖着。

「這是什麼人家呢？」我禁不住地發問，「這樣孤零無靠的住在這裏。」

「這是一個外鄉人陳大力的住屋，」那年輕的鄉導告訴我：「因為他白天給人家幫工，所以門總是牢牢地鎖着。」

然而，我心裏正在懷疑，難道這漁村裏對於外鄉人就應該如此待遇嗎？這時那鄉導好像知道我的心理似的，便開始說那陳大力的身世了。

原來，那茅屋的主人是安徽桐城縣人，年輕的時候是個非常強壯的壯漢，他一個人能擔負兩三個人的工作，所以人便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陳大力。他本來在城廂裏一家徐姓的富豪家裏種菜園，後來那家主人因為奸情的關係暗殺了一個美好的丫頭，私下把那丫頭的屍體埋在自家的園裏。兩年後，陳大力因為鋤地，在榆樹根下發見了那丫頭的尸骨。可是，當這丫頭未死以前，早就和陳大力發生過情愛的，

大力便帶着尸骨到官廳呼冤，但他不知道當時的縣官，就是他主人的未來的女婿。縣官當時便把大力押起，一方面拿這案件要挾他的主人，主人畏罪，答應縣官的條件，便把這不白的冤案推在大力的身上，以殺人罪判處了他無期徒刑。可是大力因得了外援和內應，便越獄脫逃了。一直流落到這裏來求他的朋友幫助；可是他的朋友已經死去多年。初來這裏正是工忙的時候，人家看他力大，便找他臨時幫工，後來他很勇敢地打退了一個偷魚的惡漢，於是村人發起捐給他那所茅屋，托他看管全村的漁池。他已經來到這兒二十八年，現在已經衰老，頭髮已經斑白，並且已經幫工不動，有時自家在公共的湖裏釣些魚，自作自食罷了。

「好了，」那年輕的鄉導繼續着說，「老頭子也沒有孩子望他要飯喫，先生，這樣多不好呢？」

當我們的蓬船離開岸邊不到半里的路程，遠遠地看見那邊堤上走來一個衰老的漁父，他背着魚籃和竹竿，蹣跚地向那鎖閉着的茅屋走去，鄉導的孩童頑皮地

望他打着招呼：

「大力伯伯，你又釣得幾頭魚哪？」

「五六頭，」那老者遠遠地回答道，「好孩子，你又帶人來遊湖嗎？」

這隔水談話的喉音不久就在湖上消失了，鄉導的孩童雖然沒有向我說明那個老人是誰，但我已經明白，這大概就是那鎖閉着的茅屋的主人吧！

歸來

在法國凡倫沁附近，有一處村落名叫巴瓦村，現在雖說十分地荒涼，但在十六年前却是一個丰樂的鄉土。村上的居民縱然不多，可是他們都有着各人的職業，並且村民和村民之間非常的親善。村民的大部分都在從事農業的耕作，只有少數的人們，因為他們沒有田地，便流浪到別處的工場裏作工，或在鄰近的交通機關上做點小事。從巴瓦村到凡倫沁有火車可通，往返只消一兩個鐘點的路程。

從小就失去了父母撫養的西拉，也是這巴瓦村居民當中的一個。因為他自小就是個孤苦零丁的孩子，又由村長和慈善家們的懇求，巴瓦車站的站長便把他收

下做了童工。起初不過教他學習修理機件，後來這站長因爲工員缺乏，便教他駕駛車頭，這樣，西拉便學得了專門的技能。因此，巴瓦村的居民都曉得這位年青的人。但到了巴瓦車站的老站長死去以後，西拉就被掉到凡倫沁車站去服務，那時他是已經有了妻室的職工。

他雖在凡倫沁車站出勤，但他不願離開巴瓦村，尤其不願離開他那從小便依爲父母兄弟的巴瓦村的居民，因此，他便和他的女人居住在這安樂之鄉了。巴瓦村的居民是互相熟識而且親切的，在他們工作的閒暇或是節日，必定聚集在巴瓦小咖啡館裏行酒逐樂。而這巴瓦咖啡館已經開設有年，實際上已經成了巴瓦村的俱樂部，不啻就是巴瓦村的小生命。西拉也往往在這咖啡店裏貪頑；尤其是他的女人自從懷孕小麗笛亞以來，西拉，在他工作的空暇，時常帶了他的女人出去散心，或是在這小咖啡店裏度送他們的貧樂的生活。

人類歷史上不幸的一九一四年，歐洲人民最怕聽聞的歐洲大戰爆發了。全法國的人心戰慄着，全歐洲的人心戰慄着，全世界的人心也都戰慄着。全國在準備着戰時的運輸了，雖像凡倫沁和巴瓦這樣的小車站，也爲着輸送軍隊和軍需品而終日的忙亂不堪。可怕的政府的命令，能越過重山峻嶺，來侵襲那些安樂的農村，和農村裏善良的居民。

巴瓦車站爲了輸送軍隊忙碌着，婦人們爲了政府命令而拋棄了她們的農具，去製造砲彈，村上的壯丁受了那「爲祖國而戰爭」的欺騙，離開了他們妻子和父母。西拉也沒有例外地受了政府的威逼，於是不得不離開了他的工作，離開了他的愛妻，和在他愛妻的懷中嘻嘻地笑着的幼女，隨着村上的壯丁們，隨着出發的喇叭聲，送往戰場去，那吞食壯丁的戰場去。這樣，往年豐樂的巴瓦村，一旦便成了人影寥落的荒土。

你吃人的歐洲大戰呀！

二千二百萬的壯丁生離了他們的妻女，二千二百萬的妻女失去了她們的丈夫，無數的田畝荒蕪了，無數的工場不再冒烟。幾千百萬的壯丁被這猶惡的猛獸吞沒了，嚼碎了，有些連渣滓也不剩地消滅了。在慘淡的沙場上，老鴉嚼着白骨飛去。

大戰依然繼續着，但是巴瓦村已經不似往日。一日數驚的軍事情報，不斷地來威脅村中的居民，居民幾乎時刻在憂愁和悲泣中生活。村中的米糧，已被軍隊搜刮殆盡，農具就那樣擱在田間，紡織車輪早已聽不見響動，小商店和手工業的作坊釘緊了牠們的舖門，工廠不再從牠們的煙囪上盤纏着白烟，遠遠地磨坊的風車，也早已不在空中旋轉了。村中差不多成了鷄犬不聞的情景，連那紅色的屋頂上，已經許久看不見炊煙。

偶爾，那些白髮的老婦人在村上相遇，勉強地在胸前畫着十字：

「上帝祝福你的孩子健康！」

「上帝亦將祝福你的孩子健康！」

可是仁慈的上帝，總是把她們的孩子一個個送進惡魔的懷中去。

這時候巴瓦小咖啡館已由行樂場所，變成了戰時的郵政機關，所以每逢星期六的傍晚，村上的居民統統都擁在巴瓦小咖啡館的門前，探聽他們戰士的消息。並且常常看到那年輕的婦人，聽到她丈夫的惡耗傳來，便立時昏厥在門前，沿路攙着她們的孩子哭回家去。常常從她們的屋內發出一些愁人的悲咽和長嘆；有時竟傳出和戰場上傳來的同等的惡耗，牧師走進她們的屋內，不久又帶着很沉痛的面孔走出屋來，告訴人們說：「她們是爲了她們年青的丈夫殉難了，上帝保祐她們！」

大戰依然繼續着，繼續着已經四年的歲月了。

小麗笛亞的父親始終沒有信息傳來，雖然這可愛的孩子已經呀呀學語，她的

母親不能展開她的笑容已經四年，伴着她，寂寞而且孤苦地伴着她。可是，生活的不安，和窮困的威脅，使她比盼望她的丈夫還要憂慮。小麗笛亞和她的母親一年四季穿着同樣的衣服，沒有牛油，沒有麵包，只有把西拉所剩下的東西一點一點地送到拍賣場去。這樣，她們母女兩個度日如年地等待着，等待着，然而，始終等待不到西拉的音信。

後來，據鄰村的傷兵回來傳說，西拉已經被敵人擄去。又有人說他腦部受了重傷，失却了記憶，現在或者飄流在很遠很遠的異鄉。但是，從鐵路上傳來的可靠的消息，說他已經在前線上打死了，有人親自這樣看見。

大戰不再繼續了，然而，爲了人類和人類的相殺，已經花費了四年的光陰。

你喫人的歐洲大戰呀！

四年來人和人相殺的結果，巴瓦村的壯丁已經死去了大半，剩下的都從前線

歸來了，有些成了永遠的殘廢，有些因為損失了健康而不能工作。一百三十八個壯丁出去，剩下了十二個完全的男子回來，可是西拉的行蹤始終沒有人知道。

這樣，等待了四年的小麗笛亞的母親終歸失望了，爲了貧困，爲了自己還是年輕，爲了小麗笛亞將來的幸運，她便決定了再嫁第二個男子，不久，她便帶着小麗笛亞跟那村上的醫生過活去。現在她們依舊度着她們安樂的生活，也許比西拉的家庭格外安樂。況且小麗笛亞姑娘現在已經成人，她今年已是十六歲的少女。

大戰以來十六年的憂鬱和窮困，巴瓦村居民衰老了，殘廢了，有些竟然死亡了。雖然巴瓦小咖啡店已經卸除了戰時的武裝，然而因爲村民的失業和貧乏，究竟不如從前的盛況了。

有人說，十六年來飄流在遠鄉的西拉，現在確實歸來了，可是巴瓦村的居民沒有一個人認識他。

他每天到村上來探聽他的妻子的行蹤，在磨坊裏，在鐵匠舖前，在左右前後的鄰人家；但這些都已經換了他們的主人。他知道除了巴瓦小咖啡店之外，沒有人會知道他的妻子的消息，並且沒有人肯告訴他關於他妻女的事情，因為像他這樣的陌生人——破衣襤褸的流浪者，孩子們用石子追擊他，連村上的狗也都會望他狂吠。他在緊緊鎖閉着的自家的門前徬徨着，有時還在巴瓦小咖啡店門前徘徊不去。

這一天的午後，陽光斜射在巴瓦小咖啡店的玻璃窗上，咖啡店裏正坐着少數的飲客。忽然有一個鬢髮半斑的漢子推門進來，他的衣服很是破爛，他走進靠壁的桌邊坐下，脫去他戴舊了的烏打帽，帶着失神的樣子飲着紅茶。從他的滿頭的髭鬚，和他的滿臉的皺紋看來，是一個受了重大的苦難，而且極其貧困的男子，他低着頭，寡默地沈思着。

然而，當他剛走進咖啡店的時候，便引起了那陪着一個男子在吃茶的中年婦人的驚詫，同時更引起了那四十年來不曾離開過巴瓦小咖啡店的老侍者的注意。

他們兩人都在互相理解中目不轉睛地注視他，但是他依然在寡默地回想着往日。

那老侍者彎着背，慢慢地走到他的面前，低音說：

「先生，恕我的老眼昏花吧，你可是西拉？恕我吧，你的妻子坐在那邊。」

西拉出神地看那老侍者用他顫抖的手所指定的地方，的確是他的妻子陪着
一個男子坐在那兒吃茶。但是他立刻便把視線移轉過來，用手拍拍老侍者的手臂，
暗示他，並且沉痛地對他說：

「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西拉。」

老侍者含着眼淚會意地走開了，繼着那中年婦人伴着他的男子走過來，帶着
顫慄的聲音說：

「先生，請你恕我，我倘使不知道我的西拉早已離開人世，我將要認你是我的
前夫。」

西拉這時候的精神暴怒着，悲奮着，同時帶着悵鬱而同情的心情，理智將他的

悲感克服了，他更沉痛地回答道：

「你必定認錯了，馬丹，我是打這裏過路的旅客，絕不是你的前夫。」

接着那個男子便伸出手來，對他說：

「很對不起，我的妻把你當做她已死的丈夫，女人真容易出亂子，請你恕她吧！」於是他們兩個人握手了，真是沉痛而悲劇的握手啊！

西拉便又帶着無意地發問：「她先前的丈夫怎樣死的呢？她們結過婚嗎？請問？」

「他是在前線上打死的，到現在已經十六年了，她們不但結過婚，並且已經有了女孩。」那個男子回答。

「啊呀！我的西拉在世，真和你的容貌一樣啊，先生！」婦人揩着眼淚說，「你假使沒有生着這許多的鬍鬚和臉上的皺紋，你會和我的西拉在世一樣地年輕呢。」

「不過，馬丹，你是始終看錯了，我是沒有妻女的人，並且我是一個人活在世上。」

西拉又解釋一次。

大家都歸沉默了，婦人雖用目光不時地觀察他，但是西拉故意把他的視線移開，他直率地自思着：像現在這樣的廢疾，那被子彈貫穿了的腦部的傷痕——戰爭的紀念，失却了記憶力的廢人，貧困，殘疾，失業集於一身的廢人，能養活自己的妻女嗎？他想到這裏不禁暗暗地自慰，他自慰他的妻女已經有了托身之所。

在沉默了許久之後，那男子便談到戰爭的恐怖，和受了戰禍的巴瓦村的荒涼景況。繼着，婦人又談到西拉生前的故事，和戰場上的惡耗傳來，以及她們母女二人的生活的爲難，最後更談到她第二次結婚的理由，和麗笛亞姑娘的丰姿。這時候，西拉再也不能忍耐那環境的壓制，和悲歡交錯的強烈的刺激了，他於是帶着諷刺的冷笑，握着那男子的手說道：

「祝福你，朋友！只有你，戰爭給了你以無上的幸福！」

男子和婦人便起身和他道別，西拉用他沈滯的目光送他們走出咖啡店的門外。後來他又探問了老侍者，關於麗笛亞姑娘的一些事情，並且托老侍者送信給他

的女兒，約麗笛亞明天早晨在巴瓦車站相會，因為明天他將要遠遠地離開這愁慘的故鄉。隨後，他便戴上了鳥打帽，匆匆地走出巴瓦小咖啡店了。

第二天的早晨，溫和的陽光正晒在巴瓦車站的紅屋頂上，並且因為節日，巴瓦車站的乘客格外擁擠。

麗笛亞姑娘遮着日傘，靜悄悄地立在沒有人的地方等候着，等候着他的父親。有時走到人羣中搜索着，來往地細心偵察，然而始終找不着老侍者所告訴她的她父親的面孔。麗笛亞心急了，逢到車站年紀較高的男子，便拖出她父親的信，牽住人們的衣袖問：

「你老人家，對不起，你可是我的爸爸西拉嗎？」

「哦！我不是你的爸爸，姑娘！你難道不認識你的父親嗎？」

她一次一次地失望了，她含着滿眶的眼淚，在人叢中像發瘋似地尋找她不相

識的父親，並且大家都在談論她，說她是個瘋癲的少女。是的，她雖說已經出世了十六年，但她的父親和她完全是個不相識的陌生人。

巴瓦車站的車輛頻繁地開過去，汽笛不停地高叫着，車輪的聲音漸漸地遠了，車客也一批一批更換不斷，太陽已經向午了，但是麗笛亞姑娘始終沒有會見她的父親。她一直等到巴瓦車站的乘客漸漸地稀少起來，至於沒有一個人，她才慢慢地離開車站，她遮着日傘，她含着眼淚悲泣着，她帶着最後的失望而去。

可是，西拉呢，早就看見了那個年輕美麗遮着日傘的少女，他相信他是他離別了十六年的生女，他偷偷地揩着老淚，看了她幾眼，然後，便悄悄地走進人羣，在擁擠着的火車中消失了。從此，關於西拉的蹤跡，巴瓦村的居民便沒有一個人知道。

聖誕樹下

人生就彷彿一陣輕烟，又好像谷中的朝霧，不可捉摸，同時也不能久長。人情也是一樣吧？牠有時會發出烈火似的狂燄，但有時也會變得如清泉似的淡泊。真所謂浮生若夢，人世間祇不過一場悲劇而已。

現在，我靜靜地坐在聖誕樹下，寂寞地握着杯酒，帶着哲學家的幻想，幻想着這一位和藹慈祥的聖誕老人，到底給與人類帶來了幾多的幸福呢？我不知道。我所看見的人類，只有一年比一年的卑鄙，欺凌；一代比一代的罪惡，殘忍而已。如今戰爭正與和平打賭，黑暗蒙蔽了光明。

此刻，我懷着異鄉人的心境，冷眼地旁觀着我四周圍的情景。於是，在我的腦海裏，幻起了三年前的聖誕節，和今晚的聖誕節交流的暗影。同時，在我的心底，不免嘲笑這些年青的男女爲什麼這般瘋狂？這般地酣歌豔舞，媚笑嬌吟？是的，是爲了韶華難再，人是應當儘性地享受他的青春。

於是，在這紙醉金迷，萬花繚亂的舞場中，尤其是今天晚上，人們可以假借這位老人的紅顏和白鬚，把一切的憂患忘記。至少也可以把冬衣和白米，民族與國家的魔影，暫時驅逐出煩惱的世界以外吧？

因爲，鏗鏘的爵士音樂，可以使你沉醉，濃烈的醇酒和咖啡，更可以使你消愁。百花掩映着燦爛的雲裳，燈彩閃耀着綺麗的衣裙。年青的情侶們，如痴如狂地挽手偕行，她們化了粧，戴着冠冕，在嬌美的臉上，蒙着神祕的假面。他們，調笑抒情，或是乘着燈光幽暗時輕輕地偷吻。在水晶似的地板上，迴旋着，繾綣着，纖腰細步，慢舞輕歌，剎那間，會在眼前展開了輝煌的足浪與裙海。

這爲什麼不幸福呢？老人！借你的歡呼與笑顏，把這萬惡的世界一時間粉飾得這末太平。記得在三年前，我也曾有過這樣美妙的夢境。那時，在我和露明之間，正燃燒着如火般的狂情，我們甜言蜜語，甚至海誓山盟，任憑瘋狂的男女們把我們擠在人海之中。在垂吊着冰柱和彩燈的聖誕樹下，在花影與人影繽紛的舞池中央，我們踏着 *Waltz* 或狐步起舞。她從聖誕樹上摘下一朵鮮花，我替她插在鬆曲的鬢髮上。

好友印威呢，他却和我今晚一樣；他懷着局外人的心情，靜靜地旁觀着，旁觀着我們這一齣悲劇的開場。就這樣，我們三個友人，在三年前的聖誕樹下，在共同假想着的老人的笑聲中，共同地消度了那蒙着幸福假面的聖誕夜。

等我們盡情歡愉地走出了舞場時，天色早已黎明，被一陣清涼的曉風，吹拂着我們的心胸。我們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新鮮空氣，感覺到一種輕鬆，一種爽快與安寧。於是，我們三人低着頭，手挽着手，調整了三個人的步武，在迷濛着一層朝霧的馬路上徘徊。早晨的都會也一樣地靜寂無聲，於是，從舞場帶出來的馨香和爵士音樂的

聲浪，被樹上流下來的露珠和小鳥們在枝頭的歌唱慢慢兒驅散了。

忽然間，露明一聲驚呼，衝破了三個人的沈默：

「看，太陽！太陽！這麼大的太陽！」這時候，我們彷彿從懵懂着的億夢中驚醒過來，猛然抬頭，看見一輪血紅的，像無可比翼的火球似的偉大的朝陽，逐漸推開薄弱的晨霧，鎮壓在這均整的都會的林蔭道上。

「看看，太陽真是偉大啊！」印威開始啓動他緘默的嘴唇。

「好吧，」我說，「從今天起，我們三個人要走向光明之路！」

於是，三個人同聲呼應，三個人更緊緊地手挽着手，三個人重行調整了整齊的步伐，迎着這慢慢昇起的朝暾，堂堂闊步地走向歸途。

然而，這美夢祇僅僅持續了三年，便隨着侵略者的砲火而破滅。而我們三個友人，也隨着民族與國家的憂患，以及各人的理想的分歧，殘忍地分手，各自東西地尋覓着自己的途程了。

印威遠遠地離開了我們，走向二萬五千里的西北的高原，和他的伙伴們一起從事於新文化的建設。他努力，他辛勤，他爲了忙於他的事業，爲了受着這遠遠的交通阻礙，和孤島上環境的妨害，他故意和我疏遠。他不願從簡略的信札中，和我表示着深厚的友情；不，他簡直和我十分冷淡，爲的怕我因爲他而遭遇意外的不幸。朋友，我是多麼感激你啊！

可是，露明呢？她爲了第三者的誘惑和追求，爲了她自己的聲名與地位，她覺得和我在一起，只足以喪失她的前途，沾污她的榮譽，甚至侮辱她的肉體和靈魂；於是，她便堅決地和我分開，單獨地闖進這可怕的人生的戰場。我們雖處在同一個「孤島」上，但彼此並不來往，偶而在路上相逢，也就像「路人」一樣地並不招呼。昔日的戀人，今日已經結下了切齒痛心的仇恨。

今晚，我同樣坐在聖誕樹下，吐着烟圈，却沒有了三年前的狂情。也許我的韶華已經遠逝，也許並不要借此找還我失去的青春，所以，我能懷着局外人的心情，冷眼

旁觀我四周的動靜。縱然，年青的男子們和往日一樣風流，美貌的少婦們也不減少當年的放浪，但他們和她們之間，一朝遇着了人情的變幻，怕也和我們的悲劇演出同樣的收場。

因此，鏗鏘的爵士音樂，已經不能迷惑我的心靈，而濃烈的醇酒和咖啡，也不會使我的神經爲牠麻醉。

我靜靜地躺在沙發上，幽思，過去的生活像電影似的一幕幕映寫在眼前！三年前，正是我們人生戲劇的序幕揭開，三年後，她已經從新選擇了配戲的對象。如火如荼的熱戀，一旦消失過後，接着就是不共戴天的冤仇。曾經從自己的口中說出的海誓山盟，如今却用了辱罵嘲笑來代替。好了，不必再往下想吧，人情祇不過是一場惡夢而已。

同時，我想起印咸，我們共過患難之交的好友！他呢，他走向遼遠遼遠的遠方，他背着透視人類的攝影機，把神聖的民族英雄們用血與肉寫成的歷史；一片片地

記錄下來。他的精神多麼偉大啊！他刻苦耐勞，他英勇而有爲，他不要嘗試人生的苦味，他真聰敏。他用他堅決而果斷的意志，深刻而有智慧的技藝，整個的獻與國家。他在那邊山之崖，水之濱，樹蔭之下，和那些孜孜不倦的學子，播種着人類的幸福之花。他立在那曠大的西北高原上，呼吸着大地的氳氳。

因此，我又想起托爾斯泰的名言：

「人類都具着兩種人……一種是精神的人，這種人以尋求別人的幸福爲自己的幸福；一種是肉體的人，這種人所尋求的祇是自己的幸福，爲這種幸福，寧甘犧牲全世界的幸福。」

從這兒，我重行分析印咸和露明，如果印咸是屬於前者的話，那末，露明豈不是後一種人嗎？可是，人們往往把前者當做傻瓜，而把後一種人當做智者。然而，我呢，我與其說憶想一同留在孤島上的戀人，不如說常常會懷念起遠在他鄉的好友。因爲只有他才真正地實踐了我們的約言。

「從今天起，我們三個人要走向光明之路！」

等着吧，親切的友人！當我正在年青，當我對於人類還懷着熱情與希望的時候，總有一天我會步行二萬五千里，追隨着你的後塵！

一九三八，聖誕節前夜

文 學 小 叢 刊
第 二 集

歸 來

★定價國幣二角★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 初版

著 者 許幸之

編 輯 者 巴 金

發 行 人 吳文林

發 行 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山西路慈豐里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12
086443

82

086443

